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大学素质教育读本



刘小枫●选编

古典诗文绎读

西学卷·现代编(上)

Commentarii versuum et prosarum antiquarum

李小均 赵 蓉●等译

华夏出版社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大学素质教育读本



刘小枫●选编

古典诗文绎读

西学卷·现代编(上)

Commentarii versuum et prosarum antiquarum

李小均 赵蓉●等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上)/刘小枫选编;李小均、赵蓉等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8

(大学素质教育读本)

ISBN 978-7-5080-5078-2

I. 古… II. ①刘… ②李… ③赵…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欣赏-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②古典散文-文学欣赏-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7938 号

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上、下)

刘小枫 选编

李小均 赵 蓉 等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82.25

字 数: 1645 千字

定 价: 139.00 元(全二册)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编者弁言

告别严酷的高考争战，满身阳光的学子走进大学，对这片更多绿荫的园地无不心起肃然憧憬：他们可能意识到，在这里自己将要度过的是今生最后一段清纯的闲暇岁月——自上中学以来，我们的少年们就几乎没有过闲暇，大量误用的文科或声光电化课程爬满了稚气的时间……人到老年，闲暇时日会自然再来，可那个时候，闲暇必然被暮气笼罩，甚至被遗憾、懊悔纠缠……

这段最后的清纯闲暇确乎珍贵无比——如何善用这段闲暇，值得每个珍视自己人生的青年憧憬。不过，值得憧憬不等于能够憧憬——多数大学青年不能够憧憬，因为，如今的大学主要培训实用技术知识，政法理工财经商贸诸科占据了如今大学的大半场地。无论中西方的教育传统，高贵的闲暇就是读毫不实用的圣贤之书。按此标准，即便大学文科学生也没可能指望拥有高贵的闲暇，因为，按照当今教学大纲，文、史、哲三科文科生首先修读的基本课程是各专业的概论和通史——从一级学科的概论和通史进到二级学科的概论和通史，让学生们获得虚假的满足：以为通过概论和通史已经掌握历代圣贤心脉。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新潮时髦论说，年轻的灵魂很快被拖进种种“主义”洪流——“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为何青春闲暇时光得抓紧时间多读历代圣贤之书？即将告别襁褓的青春少年正在甚至已经步入生命的道德牵缠，此时最需要的莫过于依伴历代前贤文迹陶铸性情，以备充分的德性涵养走向属己的人生。资器虽有大小，闻见纵有浅深，要其功化。上哲历来罕见，唯有进入古典诗文，我们才能与之相遇——“经典者，身之文也；所以陶铸神情，启悟耳目”。西方大学教育的奠基人昆体良早就强调，大学时光务必先读、多读古人作品，后读、少读当世作品，理由是：选择作家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作家越古选错的可能越少，我国古人所谓“为文之难，知之愈难”——我们的大学如今“不述先哲之诰”，则“无益后生之虑”。

古典诗文之学，绝非中文系的一个专业行当，而是化性起伪之本。教育首先关乎雕琢性情，而非单纯学门手艺——即便习政法理工财经商贸之技，也需要先通文达理，“明理之人学技，与不明理之人学技，其难易判若天渊。然不读书不识字，何由明理？故学技必先学文。……文理二字之为锁钥，其所管者不止千门万户。盖合天上地下、万

国九州，其大至于无外，其小止于无内，一切当行当学之事，无不握其枢纽，而司其出入者也。……三教九流，百工技艺，皆当作如是观”（李渔《闲情偶寄》）。

滋养性情者，向来是敦厚的诗文，而非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理性经验。“不学诗，无以言”——用昆体良的话来说，涵咏经典诗文，观于嘉言懿行，方能培育优良的政治观念和辨美恶目光如镜的审鉴能力。大学基础教育若以形而上学化的哲学史取代古典诗文，无异于把尚且支离惝恍的心智驱往思辨的荒漠。所谓“学诗”，如今不仅当习诵我国历代经典诗文，亦当细窥西方经典诗文——“生今之世而慕古之人，观乎古人则今人可知”；生华夏而慕观西域古书，则华夏圣哲贤明可知，道理就在于：性之所近为心之所之。古代圣哲贤明之书，无论中西，都不按文、史、哲、经济、政法、物理分类，而是按“体”分类——“古来文章，以雕缚成体”。古书之“体”大要分文与笔两类：讲究韵律的各种诗体为“文”（古人称“有韵之文”），不讲究音律的各种文体为“笔”（古人称“无韵之笔”）——用今天的语文来讲，不外乎“诗”“文”两类，西方经典亦无例外。如今的文科分类，把青年学子赶进预设的胡同，让他们纵有闲暇也无从遇到好些历代前哲。

《古典诗文绎读》打破现代化的学科分割，以可读性强的原典绎读开学养正，不仅为人文科学的本科生也为社会科学各专业本科生提供通识教育基础读本，亦可供理工农医科学生休闲。所选篇章多从某个视角或细节入手绎读古典作品，引发青年学子亲自进入作品，细察性情心术之微，“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所附“作家小传”力求生动活泼，“原典阅读指引”则约而精要，仅列可读的原典版本（或中译本）和基本参考文献。

唯有扶持素质教育，方能保育后学天素，发其英华——《古典诗文绎读》编译者愿倾方寸赤诚，为斯世扫榛莽，为学子营闲暇。

刘小枫

2008年5月於沐猴而冠斋

“西学卷”说明

我国文教年逾千祀不绝若线，“古典诗文”家珍可从先秦一直数到清末民初；西方文明几经断裂，所谓“古典”之义因此有所不同：狭义的“古典诗文”指从荷马至文艺复兴前的历代经典诗文，广义的“古典诗文”家珍则要数到十九世纪末。文艺复兴以降，固然已是西方现代文明发轫期，但十九世纪末，反“现代”的端倪已然可见，所谓“现代”亦成新的“古典”——如今所谓“后现代”，尽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走红，实际兴于十九世纪末；由此观之，我国新文化运动起步便一脚踏入后现代，是非纷乱，在所难免。

因此，与“国学卷”有别，《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分古代编和现代编两种——古代编从荷马至但丁止，现代编从马基雅维里至尼采止，以便现代的古典与古代的古典，离合异同一目了然。

“西学卷”并未揽括所有重要的西方古典作品，合适的绎读文章难觅是原因之一，《古典诗文绎读》旨在引发学生阅读原典，凡迄今未有中译本的也未选绎读。

参考文献多引《经典与解释》（CSSCI来源集刊，刘小枫、陈少明主编，1-2辑[上海三联版]，3-29辑[北京华夏版2003-2008]，引用时仅注明期号），盖因诗文绎读要在“品味”，不是“文学批评”，可资参看的阅读文献有限。“批评”的含义是“评判”“挑错”“商榷”，作为一种学风或观念，源于现代西方的新派考据学；“评判”“挑错”“商榷”的学风显然不适用于古典作品，因此这类文献宁可不用。

“西学卷”古代编和现代编各含上下两册，用作教辅读本，每一分册可供一学期素质教育课程使用，合则可供两个学年。

编 者

目 录

[上册]

编者弁言/刘小枫	(1)
“西学卷”说明/刘小枫	(3)
马基雅维利 (1469 - 1527)	
《曼陀罗》中的隐喻	洛德 撰 [曹聪 译] (3)
莫尔 (1478 - 1535)	
《乌托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清谈	米勒 撰 [卢白羽 译] (23)
莫尔的乌托邦与闲暇	帕里什 撰 [杨慧磊 曾维术 译] (38)
拉伯雷 (1483 - 1553)	
《巨人传》中的畅饮	纳施勒尔斯 撰 [孔许友 译] (47)
日常饮食：“骇人听闻的神秘之物”	科斯塔 撰 [孔许友 译] (65)
蒙田 (1533 - 1592)	
《随笔》的意图和修辞	萨法尔 撰 [李小均 译] (93)
塞万提斯 (1547 - 1616)	
《堂吉珂德》中的政治、诗和预言	伊圭拉 撰 [李小均 译] (121)
霍布斯 (1588 - 1679)	
霍布斯的“申辩”	刘小枫 撰 (133)
《利维坦》中的解读和书写	夏皮罗 撰 [赵雪纲 译] (145)
培根 (1561 - 1626)	
《论古人的智慧》解析	怀特 撰 [李春长 译] (159)

- 《新工具》与征服自然 伯恩斯 撰 [李春长 译] (179)
- 莎士比亚 (1564 - 1616)
- 莎士比亚与光荣的政治 史密斯 撰 [李小均 译] (199)
- 智慧与命运 阿鲁里斯 撰 [马涛红 译] (227)
- 科利奥兰纳斯与大度之人 阿尔维斯 撰 [李小均 译] (244)
- 喜剧战胜悲剧 尼柯尔斯 撰 [马涛红 译] (261)
- 笛卡尔 (1596 - 1650)
- 《方法谈》的笔法 肯宁顿 撰 [彭磊 译] (285)
- 弥尔顿 (1608 - 1674)
- 《失乐园》中的政治 拉德金诺维奇 撰 [李枫 译] (301)
- 弥尔顿的亚当与“宗教大法官” 诺伊曼 撰 [李小均 译] (325)
- 《论出版自由》中的公民自由与哲思自由 唐宁 撰 [李小均 译] (332)
- 帕斯卡尔 (1623 - 1662)
- 帕斯卡尔笔下的恶的凯旋 奥尔巴赫 撰 [罗峰 译] (347)
- 帕斯卡尔论确定性和功用性 麦卡瑟 撰 [刘振 译] (363)
- 斯宾诺莎 (1632 - 1677)
- 何谓“凭可靠的慎虑操持自己的全部事务” 巴格利 撰 [刘锋 译] (387)
- 洛克 (1632 - 1704)
- 洛克与文化相对论 切斯 撰 [冯克利 译] (403)
- 《政府论上篇》导读 朱克特 撰 [赵雪纲 译] (430)
- 笛福 (1660 - 1731)
- 星期五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宗教作用 布莱克本 撰 [赵蓉 译] (447)
- 斯威夫特 (1667 - 1745)
- 《格列佛游记》与矮化哲人 伯柔 撰 [温洁 译] (467)

维柯 (1668 - 1744)

三读维柯 苏伯格 撰 [林志猛 译] (485)

孟德斯鸠 (1689 - 1755)

《波斯人信札》中的自由与剧场 汉德尔特 等撰 [李小均 译] (495)

《罗马盛衰原因论》的谋篇 洛文塔尔 撰 [李世祥 译] (513)

《论法的精神》中的共和政治 洛文塔尔 撰 [林志猛 译] (534)

休谟 (1711 - 1776)

《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的自由神学 巴瑞斯 撰 [吴小峰 译] (559)

何谓经典：休谟论审美趣味 西奈科 撰 [刘振 译] (578)

卢梭 (1712 - 1778)

卢梭的面具 黄群 撰 (591)

公民哲人卢梭 帕尔默 撰 [尚新建 余灵灵 译] (627)

《社会契约论》开篇指要 戴维斯 撰 [曹聪 译] (646)

狄德罗 (1713 - 1784)

《拉摩的侄儿》中的插叙与案语 德吉恩 撰 [刘振 译] (655)

小传及原典阅读指南 李致远 撰

马基雅维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 - 1527



但丁与马基雅维利相隔近一个半世纪。一个半世纪不算短，足以分开两个世界：给“神圣的喜剧”收场，为“邪恶的喜剧”揭幕。当然，分开这两个世界的，可不只是时间……

这位现代喜剧大师起初似乎瞧不起喜剧，统共只编过三出小喜剧，还是在失意的晚年（其实也算不上晚年，只因他活得太短）：本想在大舞台上施展政治天赋的马基雅维利，为什么会走上喜剧小天地呢？还得从“命运的嘲弄”说起。早年受过古典教育的马基雅维利似乎是命运的宠儿，二十九岁，就以名不见经传的破落贵族身份，当上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第二国务秘书：那会儿，神圣基督帝国实际已然分崩离析，整个欧洲诸侯并起，意大利内部也陷入军阀割据状态，风云变幻的佛罗伦萨自然成了冒险家的乐园。马基雅维利在任十四年，主管外交和军事，出访过不少国家，组建过国民武装。正当他意气风发之际，“命运之神击倒了他”：离开了十八年的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共和国随之土崩瓦解，马基雅维利也锒铛入狱——聪明的马基雅维利确乎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

出狱后，马基雅维利躲在乡下，埋首故纸堆。但这个“身居卑位的”聪明人可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老实”：竟敢写《君主论》（*Il Principe/ De Principatibus*, 1513）这种“探讨和指点君主”的书，还呈献给“现实的君主”洛伦佐，大概仍想换得一官半职，不料只换来两瓶葡萄酒——大胆的马基雅维利还是没能征服自己的命运。对现实的君主失望之余，马基雅维利只能寄望于“潜在的新君主”。不过，向年轻人讲话之前，他特意编了一出看似纯属搞笑的五幕喜剧《曼陀罗》（*La Mandragola/ Comedia di Callimaco et di Lucretia*, 1513），讲“一个入了迷的情郎”跟“一个坏透了肠的教士”和“一个很会骗人的食客”如何巧设骗局，诱拐“一个没啥头脑的博士”的老婆。如今看来，这出关于欺骗和勾引的喜剧很成功——现代人的灵魂不是已经被马基雅维利拐走了吗？殊不知，那据说可以让人生育的 mandragola 没准儿恰是致命的毒药！

写完这出喜剧之后，马基雅维利才决定在长篇巨著《论李维前十书》（*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 1513 – 1519, 中译本《论李维》)里,向“两个年轻人”展示“道德的新大陆”。在这期间,他还写了生前唯一出版的书:《战争术》(*Dell'arte della guerra/De re militari*, 1516 – 1520; 或译《兵法》)——奇怪的是,这篇讨论战争艺术的论文却采用了对话体。

完成《论李维》后不久,“命运之轮”忽然有了转机,马基雅维利终于得到美第奇家族的恩赐:受命撰写佛罗伦萨的历史。像马基雅维利的其他作品一样,《佛罗伦萨史》(*Istorie Fiorentine*, 1520 – 1525)以古典风格书写了相反的主题:只需浏览一下这八卷书的标题,就可以发现,这是一部充斥着分裂、混乱、暴政、瘟疫、阴谋的衰乱史和崩溃史;须知,古典史述的目的在于回忆古人的嘉言懿行,颂扬过去的伟大事迹。该书结尾几成谶语:“洛伦佐死后不久,罪恶之树就开始发芽……”马基雅维利死后不久,向他学习也开始了。

神所爱者命不长;马基雅维利不但活得不长,而且葬在教堂。

原典阅读指南

1. 马氏主要作品基本都有中译,尤以近几年为盛:潘汉典译《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据意大利文本并参考诸西洋译本;还有其他译本,足有近十个),徐卫翔译《曼陀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据意英对照本),冯克利译《论李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李活译《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82,据英译本),袁坚译《兵法》(解放军出版社,2007,据俄译本,附简要年表)。马基雅维利其他诗文、剧作尤其书简尚无中译。若对观伊拉斯谟的《论基督君主的教育》(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也许更能发现《君主论》的创新之处。

2. 国内研究除了两本普及读物和几篇论文,基本上停留在泛泛介绍水平,也许国人不太喜欢马基雅维利?西文研究文献委实浩繁,据伯林粗略爬梳,光解释路数就有十几家,以致马基雅维利“成了一个谜”(“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载《反潮流》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不过,要想搞清马基雅维利本人说什么,而非解释者们说什么,最好还是细读施特劳斯著《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或译“思索马基雅维利”,译林出版社,2003;参看刘小枫,“施特劳斯如何读马基雅维利”,见贾冬阳编,《思想的临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另参《经典与解释10:马基雅维利的喜剧》(华夏出版社,2006)和曼斯菲尔德著《驯化君主》(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5)。剑桥学派喜欢从历史语境挖掘共和观念,似对马氏情有独钟,如波考克著《马基雅维利的时刻》(尚无中译)、斯金纳著《马基雅维利》(王锐生等译,中国社科科学出版社,1992)和维罗利著《尼可洛的微笑》(段保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不管怎么看,封面上那人都不像是在“微笑”)。亦参阅克利斯特勒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姚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迈内克著《马基雅维利主义》(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8)有助于了解马氏在现代生出的众多“龙齿”。最近还有阿尔瓦热兹著《马基雅维利的事业》(贺志刚译,华夏出版社,2009)。

《曼陀罗》中的隐喻

洛德 (Carnes Lord) 撰

曹聪 译

当代史学研究中一次势头强劲的运动认为,应该把所有传统政治哲学的伟大著作都理解为作者们所处时代的政治观念与政治争端的反映。^①且不说这种研究路向有什么缺陷,单单说,它注重研究每个政治哲人面对的政治境况、他们参与的政治活动的深远意义,这一点就确实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政治哲人的政治活动可以为理解他们艰深的理论问题提供至关重要的线索。这种研究路向还能阐明这些理论著作的写作特征及写作意图。^②

能支持这一研究主题的相关资料多得超乎想象,甚至年代更久远的作者们也有很多相关资料。不幸的是,这些资料通常不可靠,总是不完整,它们本身就需要阐释。这不足为奇。尤其是,政治活动需要承担很大风险。政治哲人在其公开写作中谨小慎微地提出政治问题,他们更乐于宣传政治忠诚或讨论政治方案,甚至私人书信中也是这些内容。尤其是,政治哲人从事的活动极有可能被解释为颠覆现存权威。不过,关于这类事件的知识并非总是遭到压抑,一些政治哲人或许会出于自己的理由把它记录下来。^③

在这点上,马基雅维利的个例尤其令人关注。在一流的政治思想家中,没有谁能够如同马基雅维利一般深入地参与到他所处时代的政治当中。马基雅维利长期效力于佛罗伦萨共和国,这让他有着参与同时代意大利——甚至欧洲——最高政治的经历。尽管马基雅维

① 这次运动的核心人物是 Quentin Skinner, 参氏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两卷, Cambridge 1978)。[译按]中译本见商务印书馆,2002。[中译编者按]本文注释中的意大利文献,承肖恩惠博士帮忙逐译,一长段古英语引文,承刘锋教授帮忙逐译,谨致谢忱。

② 关于这个复杂又难以捉摸的主题,一点相关的研究都没有。洛克的例子很好地说明,更全面地了解一个思想家的主要政治活动可以对其政治观点做出意义重大的重估。参见 Richard Ashcraft,《革命政治与洛克“政府论”》(*Revolutionary Politics and Locke's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rinceton 1986),对参 Paul A. Rahe,《洛克的政治派性》(*John Locke's Political Partisanship*),载 *Th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er* 20, 1991: 1-40。

③ “隐微写作”现象(早期政治哲学作者们具有隐藏自己真实观点的特征)的政治写作这一主题得到施特劳斯基有力的阐释;参氏著,《迫害与写作艺术》(*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2);亦参 Paul A. Cantor,《施特劳斯的思考》(*Leo Strauss' Thought: Toward a Critical Engagement*)中的“施特劳斯与当代解释学”([译按]中译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上海三联书店,2003),Alan Udoff 主编(Boulder, Colo.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1),页 267-314。施特劳斯隐微写作的典范始于一个与斯金纳方法相反的前提:哲学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传统的张力,或者说,哲学天生就会颠覆知识与政治权威。不过,施特劳斯并未专门讨论哲学家参与颠覆性的政治活动。思考施特劳斯《论僭政》(*On Tyranny*)中科耶夫对“僭政与智慧”的论述(New York 1963),页 143-148。

利的政治生涯于1512年随着共和国的垮台和美第奇家族重掌权力戛然而止,他仍旧急切地关注政治动向,与重要人物保持联系,筹划重返政治舞台。在马基雅维利现存未佚的著作中,有很多篇目都能为这次活动提供佐证,包括信件、便笺以及外交公函。很明显,这类资料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大多着力于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著作《君主论》和《论李维》中的大量谜题。^①近年来,马基雅维利生平研究倾向于将马基雅维利的个人气质作为解释其理论著作的关键,与此同时,他的政治活动仍旧受到忽视。^②

然而,精心研究马基雅维利的通信与随笔或许会让我们获益颇丰,分析他的文学作品或许会促使我们最大限度地理解马基雅维利。接下来,我将试着详细分析马基雅维利的公认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曼陀罗》,以此证明我的上述观点。我认为,这出意大利剧院中的经典剧作包含着精心编织的隐喻,这种隐喻为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参与的政治活动,以及其政治理念的来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献资料。

近些年人们开始关注,马基雅维利的《曼陀罗》中存在一种隐喻,这种隐喻关涉作者对佛罗伦萨政治的看法及其一般性的政治观点。事实上,为探询这种隐喻做出的努力虽然差强人意,但不可否认,没有充分借口将这些努力完全弃之不顾。^③马基雅维利这出伟大的喜剧中存在太多的谜题与非喜剧性特征——在和马基雅维利的其他相同体裁作

① 参 Anthony Parel 的论述《Machiavelli Minore》,见《政治的算计:谈谈马基雅维利的哲学》(*The Political Calculus: Essays on Machiavelli's Philosophy*, Anthony Parel 主编, Toronto 1972), 页 179-186。马基雅维利的选文出自《马基雅维利全集》八卷本 (Milan, 1960-1965); 最重要的英语选集是《马基雅维利主要著作及其他》(*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 Allan Gilbert 译, 三卷, Durham 1965)。对马基雅维利公函的研究参 Eugenio Thtsneider, 《马基雅维利外交》(*Niccolò Machiavelli diplomatico*, Milan 1948)。

② 参 Sebastian de Grazia, 《地狱中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in Hell*, Princeton 1989); Hanna Fenichel Pitkin, 《命运是个女人: 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性别与政治》(*Fortuna is a Woman: Gender and Politics in the Thought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Berkeley 1984)。最权威的传记是 Roberto Ridolfi, 《马基雅维利生平》(*The Life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Cecil Grayson 译, Chicago 1963)。

③ 最初持隐喻性解释观点的是 Theodore A. Sumberg 文,《曼陀罗: 一种解释》(*La Mandragola: An Interpretation*), 载 *Journal of Politics* 23 (1961): 320-340。亦参 Alessandro Parronchi, 《〈曼陀罗〉的首次面世、体制模式、隐喻》(*La prima rappresentazione della 'Mandragola' Il modello del apparato. L'allegoria*, 书目 64, 1962: 页 37-86, 尤其页 54-69)。亦参 Franco Fido, 《马基雅维利 1469-1969: 尼洽大人辩辞的政治与戏剧》(*Machiavelli 1469-1969: Politica et teatro nel badalucco di Messer Nicia*), 载 *Italica* 46 (1969): 359-375; Martin Fleischer, 《马基雅维利喜剧中的信任与欺骗》(*Trust and Deceit in Machiavelli's Comedies*), 载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7 (1966): 36-380; Luigi Vanossi, 《马基雅维利戏剧的状况和发展》(*Situazione e sviluppo del teatro machiavelliano*), 收于 G. Folena 编,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语言和结构》(*Lingua e strutture del teatro italiano del Rinascimento*, Padua 1970), 页 3-57, 尤其页 30-40, 43-44; Ezio Raimondo, 《政治与喜剧》(*Politica e commedia*, Bologna 1972), 页 173-264; Mera J. Flaumenhaft, 《喜剧药方: 马基雅维利的〈曼陀罗〉》(*The Comic Remedy: Machiavelli's Mandragola*), 载 *Interpretation* 7 (1978), 页 33-74 ([译按] 中译见刘小枫、陈少明编,《经典与解释 10: 马基雅维利的喜剧》, 华夏出版社, 2006); Mark Hulling, 《马基雅维利的〈曼陀罗〉》(*Machiavelli's Mandragola*), 载 *Review of Politics* 40 (1978): 32-57。Hulling 尤其反对隐喻解释, 参见他的近作《公民马基雅维利》(*Citizen Machiavelli*, Princeton 1983), 页 99-129; 参考他在页 219-257 对“马基雅维利解读”状况的概述。

品对比时尤为明显——以至于让人无法满足于传统的解释方法。把《曼陀罗》称作悲剧——正如里道菲（Roberto Ridolfi）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做法——等于发现问题却不去解决。^①《曼陀罗》不是传统喜剧，然而——如同但丁之例充分显示了——文学作品不一定非得采用悲剧形式才能显示出严肃性。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视域固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喜剧，也同样不能称作悲剧，因为它认识到人类活动无法逾越的界限，认识到人类强烈的利益冲突无可避免。事实上，难道不正是马基雅维利本人告诫说，完全可以战胜那种由命运或运气替人类安排的局限——命运是个女人，热切莽撞的青年就可以摆弄她吗？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见地不是简单的喜剧，倘若通过喜剧能够明白年轻人欢庆胜利的象征意味，明白渴望超越年龄、权威和责任的隐喻，那就可以说，他的政治见地和喜剧关系密切。^②

在今天看来，使用和研究文学作品中的隐喻一点也不新奇。隐喻通常被想当然地视为基督教解经学的产物，故而本质上是一种中世纪现象。然而，传统的寓意写作在古代就已经高度发展，并且在现代持续繁荣，世俗和宗教文本都用过这种写作方式。非宗教地使用隐喻十分平常，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诗人，包括马基雅维利同时代的佛罗伦萨人，如兰蒂诺（Landino）和玻阿尔多（Boiardo）等都用过隐喻；但丁和薄伽丘清楚而详尽地讨论过隐喻。^③马基雅维利本人就作过一首隐喻诗《蠢驴》（*Asino*, 1517）——一首摹仿《神曲》的政治讽喻诗，佛罗伦萨当时的头面人物以动物的形象出现。至于喜剧本身，应当更加关注关于这一点的些许传记材料。马基雅维利的亲戚和遗稿执行人朱里昂诺·利奇（Giuliano de' Ricci）指出，有一部名为《面具》（*Le Maschere*）的喜剧手稿，它建立在《云》和阿里斯托芬其他喜剧的基础之上，马基雅维利写作这出喜剧时效力于佛罗伦萨公国，这部喜剧乃应当时同僚所求而作。利奇拒绝复制这篇手稿，部分原因在于它残缺不全，难以解读，但是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作者在这部喜剧中“以隐讳的名号攻击和毁谤许多活跃于1504年的市民”。^④这一证词似乎提供了一个强有

① Roberto Ridolfi, 《马基雅维利的〈曼陀罗〉》（*La Mandragola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Florence 1965），页8-11；参看 Benedetto Croce, 《大众诗歌与艺术诗歌》（*Poesia popolare e poesia d'arte*, Bari 1946），页244以下。

② 尤其参 Sumberg 前揭书，页335-336。施特劳斯，《思索马基雅维利》（*Thoughts on Machiavelli*, Glencoe 1958），页213-218, 292。

③ 参但丁，《飧宴》卷二第一节，“致 Can Grande”；薄伽丘，《异教诸神谱系》（*Genealogie deorum gentium*），XIV. 7, 9-10, 12。亦参 D. W. Robertson Jr., 《乔叟导读：中世纪视角》（*A Preface to Chaucer: Studies in Medieval Perspectives*, Princeton 1962），尤其页286-390；亦参 Angus Fletcher, 《隐喻：符号形式理论》（*Allegory: The Theory of a Symbolic Mode*, Ithaca 1964）；亦参 Michael Murrin, 《隐喻史诗》（*The Allegorical Epic*, Chicago 1980），尤其页27-85（论 Landino 和 Boiardo）。

④ “托假名让许多生活在1504年的人们遭受煎熬（sotto nomi finti va lacerando e maltrattando molti di quelli cittadini, che nel 1504 vivevano）”，见 Pasquale Villari, 《马基雅维利及其时代》（*Niccolò Machiavelli e i suoi tempi*, Milan 1895-1897），I. 492。关于马基雅维利“喜欢隐瞒”，可参阅他于1514年2月25日写给 Vettori 的信，见 Franco Gaeta 编，《马基雅维利书信集》，前揭，页327-328。

力的证据来证明,马基雅维利有能力用隐喻写作一部关于当时佛罗伦萨真实政治人物的喜剧。至少可以说,有个显著的巧合是,创作《面具》的那一年——根据马基雅维利精确的年代提示——正是《曼陀罗》中虚构剧情发生的那一年。^①

“隐喻”一词很容易遭到滥用。有必要区分《曼陀罗》中两个层面或各种隐喻性论辩。我认为,《曼陀罗》确实(既体现在其特定结构,又体现在人物性格的处理方面)影射了佛罗伦萨政治、马基雅维利自己的政治构想和1504年的一些活动。另一方面,我认为《曼陀罗》同样包含可以暂时称作马基雅维利包括“新君主”在内的政治教诲的概述。这两方面理由,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支持,可以说与中世纪文本“隐喻”与“道德”意义的普遍区分契合。对于“隐喻”意义而言,其目的可以理解为基本喜剧。《曼陀罗》是一出非常滑稽的喜剧,当马基雅维利的观众轻松地觉察到佛罗伦萨政治的蛛丝马迹时,这出喜剧无疑会更加有趣。尽管现在无法精确分辨出马基雅维利的诸多影射(它们更能契合当时的事件),这出喜剧中的关键性隐喻的要点仍旧组成了一种喜剧虚构,这足以和这出喜剧中任何充斥表面的诙谐妙喻匹敌。与此同时,隐喻并非不带有与生俱来的某种严肃性。正如我将试着论证的那样——隐喻作为一个整体近似于供认了马基雅维利自己的犯罪意识——如果不算犯罪行为的话。

要品味《曼陀罗》的独特品质,简要回顾一下马基雅维利的另一出喜剧《克蕾希娅》(*Clizia*)就不无裨益。正如《克蕾希娅》在很大程度上摹仿了古罗马普劳图斯的喜剧,因此,这出戏剧的体裁在某种意义上是衍生性或模仿性的。马基雅维利强调,《克蕾希娅》的底本是当时佛罗伦萨的一个“事件”(caso),与罗马人普劳图斯依据的雅典事件本质不同;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开场诗中提到的,这反映出世界上同样的“事情”总是重演,尽管“人”或人的社会在不同时代各不相同。^②倘若像马基雅维利在某处所说的那样,“喜剧的结局给私人生活举起了一面镜子”,^③《克蕾希娅》似乎正是关注私人生活“事件”的典型喜剧,有别于关注社会或政治事务的喜剧。与马基雅维利接受的喜剧标准相近的,看似并非阿里斯托芬,而是非政治的米南德(Menander)及其罗马模仿者。喜剧通常低于政治或远离政治;尤其是,喜剧对古代和现代之间的政治差异保持中

① 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卡利马科说,他十岁时离开佛罗伦萨前往巴黎;十年后,当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1494年),他几乎变卖了自己在佛罗伦萨的所有财产,打算在巴黎生活下去;之后他在法国又住了十年(I:1)。

② 《克蕾希娅》的开场歌是这样开始的:“一样的世界,一样的人;一样的世界,一样的事(se nel mondo tornassino i medesimi omini come tornano i medesimi casi);事情还没过去一百年,我们又开始重蹈覆辙。”关于《克蕾希娅》和普劳图斯《卡希娜》(*Casina*)之间的关系,参看Vanossi前揭书,页56-64以下。

③ 《关于我们的语言的演说与对话》(*Discorso o dialogo intorno alla nostra lingua*),收于Francesco Flora和Carlo Cordiè编,《马基雅维利全集》(*Tutte le opere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Millan 1949-1950),II, 816(以下简称“全集”[*Opere*])。

立——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种差异最终来自宗教差异。

对比之下，马基雅维利在《曼陀罗》中并未向古代先贤呼告。《曼陀罗》的开场诗并不包含对喜剧的大体反思（而《克蕾希娅》的开场诗却这么做了），同时它也和任何古代喜剧或喜剧事件无关。《曼陀罗》没有摹仿古典范例，在某种意义上，这似乎和这出喜剧的主题或主要内容有关。开场诗就告知我们，《曼陀罗》将上演“发生在这个国家中的一桩新事（un nuovo caso）”。^①但这桩“新”事是否并非一桩“新鲜”事？尽管《曼陀罗》中的很多要素都能在意大利旧小说（特别是薄伽丘《十日谈》中的那些故事^②）中找到来源，这出喜剧情节整体似乎并未因循前例。《曼陀罗》似乎打算上演一桩骨子里新鲜的事件——即便不是一桩彻头彻尾的新鲜事。然而，倘若喜剧中上演的“事件”本质上在任何社会都会重演，都普遍存在——正如我们从《克蕾希娅》的开场歌中得知的那样——《曼陀罗》的情节如何展现一桩“新鲜事”？

答案显而易见：《曼陀罗》是一出非同寻常的喜剧，其展现的事件归根结底根本不属于“私人生活”，而是政治领域。马基雅维利正是宣称在政治领域中发现了某些全新的东西——一条新的“道路（via）”，“任何人都未曾走过的道路”，正如他在《论李维》开篇强调的那样（《论李维》卷一，亦参卷二）。《曼陀罗》开场诗和《论李维》卷一之间有着清楚的联系。在《曼陀罗》中，马基雅维利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希望显得智慧与严肃”的人 would 从事喜剧创作。他给出的解释是，“带着这些虚无的想法，他试图让悲惨的生存变得快意些，因为他无所期待，他无法在其他事业上展示其他能力（virtue），^③他的劳作没有回报。”^④然而，马基雅维利不情愿退出政治生活，这预示着更大的不幸，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每个政治人物能够企求的报偿是，“退到一边讥讽，说出他们看到或听到的恶”。对于这种理由，即“当今时代完全是古代美德的退化；因为，当人们看到每个人都牢骚满腹，在千难万险面前，他们不劳作也不努力，不去追求如风吹散、如雾掩藏的事业”；可对比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前言中对“古代美

① [译按] 据本文作者洛德的原文注释，本文中《曼陀罗》出自《马基雅维利全集》八卷本，马基雅维利著（米兰 1960-1965），徐卫翔中译本《曼陀罗》译自意-英对照本。本篇译文中《曼陀罗》引文系译者据洛德英译文自译，故与现行中译本有一定出入。

② 参《十日谈》（Decameron）3.6 和 7.7；以及 Vanossi 的讨论，前揭，页 8-14。

③ [译按] Virtue 这个词具有双重含义，即“德性”和“能力”，在马基雅维利这里，“能力”的含义偷偷替换掉了古代的“美德”。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多次提到君主要依靠武力或能力。《君主论》第八章第三段是个关键，马基雅维利在这里苦心孤诣、蜿蜒曲折地暗中把 virtue 一词用到残忍之人身上，在这一段，virtue 最终离开了德性评判，完成了从美德到邪恶的扭转，更多指称无所顾忌的“能力”。后文中，译者会按语境调整该词的译法。

④ 在《战争术》接近结尾处，马基雅维利对举了当代意大利的情势和马其顿的菲利普时期的希腊，菲利普重视军事，最终把他的国家变成了一流的强国，“而如今的希腊却无所事事，整日沉迷于喜剧”（《全集》卷一，页 620）。

德”和现代衰颓政治所作的比较。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似乎是：当今政治的败坏主要归罪于政治抱负得到的报偿不再是嘉奖或荣耀，而是普遍的指责。这一分析初看上去和《论李维》前言的论调存在分歧，后者指责现代败坏来源于对古代历史知识的匮乏。不过，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清楚地指出了这两种观点的共同基础：“现代宗教”对古风湮灭负有责任，它象征着当今世界的“虚弱”——基督教鼓动起的“抱负无意义”，排斥任何天生的抱负与能力。^①《曼陀罗》中提莫塞修士（Frate Timoteo）颇有声望——这种声望明显与他在实际情节中的行径不符——让人联想到宗教对于分析这出戏剧的当时政治现实的重要地位。和《克雷希娅》不同，《曼陀罗》确实是作者所处时代社会和政治的真实写照。

尽管《曼陀罗》回避古典形式，女主人公的名字却让人回想起一个古代故事：正是卢克蕾佳（Lucretia）遭到罗马王强暴引发了早期罗马王权的崩溃和共和国的建立，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高度评价该事件。在马基雅维利的版本中，勾引取代了强暴，尽管卢克蕾佳堪称道德楷模，然而她表现得很情愿甚至热切地为通奸出谋划策。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卢克蕾佳道德突然败坏，这令很多评论者感到困惑不解，因为这似乎有违戏剧的连贯性和真实性。不过，这并不是马基雅维利对待卢克蕾佳的唯一有违常情之处。^②在这出戏剧的开始阶段，我们得知卢克蕾佳那个富有的丈夫尼洽（Nicia）“让自己完全受制于她”（I.1），而且卢克蕾佳“心思缜密”，尼洽却“愚不可及”。李古僚（Ligurio）把卢克蕾佳描绘得如此了不得——“聪慧、教养优异、配得上掌管一个王国”（I.3）。接下来，提莫塞也同意卢克蕾佳“聪慧善良”，不过，他还认为“女人们说到底都没什么头脑，有谁会说两句别人布道给她的话就了不得了，因为在瞎子的地盘上，有一只眼睛的也算是翘楚了”（III.9）。尽管出处可疑，在这出戏剧的最后，这种观点竟然被证实所言非虚，当卢克蕾佳的情人卡利马科（Callimaco）告诉她这个成功的计划时，她说道：“我将会把你视为我的主子、保护人和向导；你是我的父亲、我的护卫，我的幸福全指望你了”（V.4）。根据她本人的言辞，似乎这个聪明谨慎得足以统治王国的夫人自己就需要别人掌管。卢克蕾佳的道德堕落并不源于对她丈夫性爱能力的不满——尽管卡利马科认为，自己的成功至少与自己 and 尼洽老爷带给她的不同经历有部分关系——而是源于对他齐家本领的不满。尤其应该注意卢克蕾佳很奇怪地把卡利马科认作“父亲

① 尤见《论李维》II.2。关于马基雅维利对基督教的“指责”，可参看《论李维》I.7-8以下；亦参曼斯菲尔德，《马基雅维利的新政体》（Machiavelli's New Regime），载 *Italian Quarterly* 13（1970），页63-95。通篇解读请参曼斯菲尔德，《新的方式与制度：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研究》（*Machiavelli's New Modes and Orders: A Study of the Discourses on Livy*, Ithaca 1979。[译按]中译见华夏出版社，2009年4月版）。

② “这些表面材料看似毫无章法，对我们理解抽象风格的隐喻尤其关键。因为，如果仅仅满足于从情绪方面理解这些表面材料——即人物身上的固定元素，那么，我们便会失去继续向前探索的冲动。”参 Robertson 前揭书，页56。